

唐诗中的初夏

□王军

时光一闪，季节又一次无声无息地轮回到了初夏。初夏的槐树是青翠的，柳树是碧玉的，白杨是银绿的，合欢树则是青绿的……无数树木形成的绿荫，让初夏的色彩，绿得耀眼，绿得光鲜，绿得可爱，连空气中也透着一片片的绿意。

所以，写初夏的古诗很多，让我们看看唐代诗人是如何感受初夏的。

白居易在《池上早夏》中说：“水积春塘晚，阴交夏木繁。舟船如野渡，篙落似江村。静拂琴床度，香开酒库门。慵闲无一事，时弄小娇孙。”我从小生活在农村，非常喜欢这首诗。诗中说，在乡村，景色是天然的，水中塘水，树森葱茏；时光是悠闲的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弹琴饮酒。慵懒无事时，就与可爱的小孙子嘻戏逗乐。这样的情景，这样的尽情，是多

么的温馨，这也是长期蜗居城市一角的我，一直的心愿啊。

“四月南风大麦黄，枣花未落桐阴长。青山朝别暮还见，嘶马出门思旧乡。”李颀《送陈章甫》的前两句，描写了农历四月乡村田野的美景，大麦金黄、枣花盛开，桐树叶展，清阴喜人。诗人强调，虽然是他乡的原野，但他的思绪已经飞越远山，飞到了遥远的故乡。每读此两句，都会勾起我浓浓的乡愁；我故乡的初夏，也像李颀所思的旧乡，一样美，甚至更美。

徐夤的《初夏戏题》写得更是妙趣横生，“长养薰风拂晓吹，渐开茶荈落蔷薇。青虫也学庄周梦，化作南园蛱蝶飞。”初夏，暖风吹，蔷薇开，昆虫鸣唱，蝴蝶翩翩。这番景致，多么的诗情画意，像是童年时的我在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或许，古时的蔷薇，和现在的蔷薇都是一样的，古时的初夏，和我童年时的初夏也是一样：庭院笼罩在幽幽绿意里，那绿树间有蝉鸣，墙角里有蟋蟀，风吹花香，调皮的孩子們，伴随虫儿的鸣叫，早已欢快地进入了梦乡。

最妙的，是唐太宗李世民笔下的《初夏·一朝春夏改》的前两句：“一朝春夏改，隔夜鸟花迁。阴阳深浅叶，晓夕重轻烟。”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，使唐朝声威远播，四方宾服。然而，这样一代明君，笔下的初夏，居然也有烟火气息，也有对安然静美生活的渴望。

唐诗中的初夏，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，即使远隔千年，也容易引起共鸣，甚至勾起我年少时的记忆，就像那无数树木形成的绿荫，带着无限伸展的美。

初夏樱桃红

□管淑平

樱桃一红，夏天就来了。而我更愿意相信，初夏，是被那一树树诱人的樱桃给吸引过来的。

的确，不论南北，在初夏时节都能品尝一番樱桃的“美色”。樱桃的红，红得诱人，红了半边天；樱桃的甜，是清丽悠然的，一下子从你馋人的嘴巴滑进肚里，一枚、两枚、三枚……似乎总吃不过瘾。樱桃的滋味，的确回味无穷。

我的家乡对樱桃的种植也颇多。在每年的初春与初夏，都会被樱桃树所吸引，占据着大半的烂漫时光。初春时看樱花，嫣红与雪白，遥相映衬；初夏时，尝樱桃，在凉风习习中，领略夏之清欢。这大抵就是源自大自然的馈赠与恩惠，恰逢其时。

其实，樱桃树在农村是一种很常见的树。树干高大、蓬松，色泽为棕褐色，树皮比较粗糙，有褶皱。密密麻麻的叶子，有如密密的海浪，紧紧环绕着树干。倘若在春天远眺，它们和樱花花一起，就构成了一幅蓬勃的图画。樱花花的花语为纯粹高贵，单层的樱花花有五片花瓣组成，相互掩映，也不规整。单个的樱花花，很小，也很单调，根本看不出什么浪漫来，一旦一朵朵的樱花花组成了一树树的樱花花，那么，席卷而来的盛大气息顿时变得立体。久久地望着它们，似乎能够很清晰地听到每一朵花的呼吸。

经过将近三个月的酝酿，樱桃悄悄地爬满树梢。起先，看不到樱桃的迹象，只是一些丁点儿大小的疙瘩，一天天长大，变青，变得晶莹。从谷雨到立夏，樱桃也在蜕变，由青色变成了红色。那红、醉人，像极了个喝了女儿红的醉客，醉意微醺，在风里摇摇欲坠。



记者 陈炳群 摄

记得年幼，久居农村时，每每到了初夏，我们这群小孩就有些迫不及待了。个子高点儿的，一脚踏在一块牢固的石头上，一手紧紧地抱着樱桃树的枝丫，脚一蹬，手一使劲儿，同时身体向上一齐发力，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，他就爬到了树上。我们个儿矮的，也毫不逊色，我们用修长的木棍或竹竿，也总会敲打下来一些。我们围着一棵樱桃树，一玩就是大半天，来时，肚子还有些饥饿；待回家时，肚里已有五、六分饱，又可以尽情地去疯、去野了。

不过，我并不喜欢在晴天里去采摘樱桃，相反，我更喜欢在下雨天，等雨水停后拿着竹篮去采摘樱桃。经过雨水的洗礼，樱桃变得更有光泽。红彤彤的樱桃，沾着晶莹剔透的露珠，一颗颗水珠从樱桃小巧的身体上滑落下来。那一种微妙的景象，是我无法用文字能够描述清楚的。

风起时，凉意肆起。一串串、一条条

挂在树枝上的樱桃，开始翩翩起舞。在招摇，在舞蹈，在用所有的热情诠释着夏天的魅力。一树树樱桃像一颗颗镶嵌在树上的红宝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亲切的香味。那香，像雨，我觉得平易近人的知交和情感也带着香，像是浅浅淡淡的樱桃香。

清代的郑夔在《念奴娇·长干里》有：“四月樱桃红满市，雪片鲋鱼刀。”晶莹剔透、圆润饱满的樱桃，在银盘中显得愈发诱人，这种吃法也很雅致。初夏时节不能不尝一尝樱桃的味道。听老一辈的人说，樱桃从种植到第一次开花结果，需要经过四、五来年。可见，这种果木的珍贵。

或许，一颗樱桃树的使命，就是纯粹地将生长、开花、葱茏、繁盛、结果、凋零、归于泥土的过程当成一种奉献，不计得失。年年复年年。我为一株植物而震撼，因为植物的奉献力量，是内在的，不斤斤计较。

又到了青梅成熟的季节。

看着挂满枝头的青梅，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春末夏初，我被选中去长江边一个小村挂职的一些事来。那时，我刚大学毕业，分配在县委办公室工作。一些工作还没有完全上手，就下派到了小村里。

村里既没有住房，也都没有食堂。村支书就去村小学借了一间房让我住，还让我去学校搭火。小学校长给我腾了二楼最靠边一间平时用来堆放教具的杂屋。就在我几个村干部收拾屋子的时候，一位扎着长辫子的老师站在远处呆呆地看着我，说道：“这不是鲁珉么，怎么来这里了？”

我听了，一怔。原来是高中时的女同学芳。便笑着说：“你怎么在这里啊？”她说，师范毕业后，就来到这个学校了。看着好多年不见的芳，眼前立刻浮现多年前的情形。

上高中那会儿，芳是我的后桌。她偶尔在课堂上用钢笔尖戳我的背，弄得我本来就少的衣服上尽是墨迹。本想发火，但看到她一脸的笑，瞬间就没了发火的理由。特别是有一次，数学老师喊我回答问题，回答完后就照例坐下时，她在后面用脚将凳子勾走了，我直接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，就连平时严厉的老师也笑了。那个时候，即便是很喜欢某个女同学，也不会表达，犹如梅子般青涩。

当年我考入大学，她落榜了，听老师说她选择了复读。我和她不是一个镇上的，高中后便失去了联系，没想到在小村学校里相遇了。

驻村的日子有了芳，在村里的时间过得也快。没事时，就去找她。她做了好吃的，总会来喊我。一次，我说不如我们一起搭火过日子吧。她听了，脸一红，没有说什么，还是像学生那般青涩。

我曾暗示过多次喜欢她，从高中的那个时候起。她没有回答，总是把话题扯开。一次问她我适合她不，她才说，家里人给她订亲了。

有一天，下着小雨。突然觉得在这个时候，与心仪的人一起散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。于是我找到芳，说去小河边走走吧。她小声地说：“不好吧，这天还下着雨呢。”但还是拿着伞跟着我走出了



□鲁珉

小学校的大门。

小河边有很多梅子树，小小的青梅已经挂在枝头，在小雨中更显青绿。我问她高中复读的事，我讲大学时的见闻。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夜深了。回到学校，她对我说：“以后我们还是单独一起。”我问为什么，她说：“人多眼杂，我下半年就要结婚了。”我听了，才突然感到有些事情难以预料。

“黄鹂啼多芳草远，青梅子重杨花飞。”年轻时的青涩，像等待成熟的青梅果子。可真等到青梅成熟的时候，才发现，那颗青梅已经不属于自己。

那以后，我们虽然有说有笑，但彼此都保持了一个距离。那个时候，没有网络没有手机。若是下小雨，我还是喜欢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小河边走来走去，从青梅初上枝头，一直到青梅成熟。

后来，去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，再没有机会走进青梅时节中的小村，更没了与青涩女子漫步小河边的情景。可梅子成熟时，总会想起那个小村，想起小河边。“清梦欲寻犹间阻。纱窗一夜萧萧雨。”依稀看见，曾经心心念念的女子，在青色细雨中，走在青色的小河边。

很多事情，随着时间的改变早已物是人非。能留下的，唯有那份细雨拂青梅的美好回忆。

觉醒的睡莲

□路来森

河面，水流极静，几乎看不到水流动的样子，环环相套的水湾，迟滞了水的流动。水湾，积水不深，最深处，也不过一米左右。湾水，静而清，清出一种冷然的感觉。能看见巴掌长的鲦鱼，在水面游动，穿行于水草间，浮游于水面下，生动地演绎着惠子的“鱼之乐”焉。

一些水湾中，还生长着一片片的水浮莲，通常就叫睡莲的。

睡莲，有一种特殊的本能——莲随水涨，水有多高，睡莲就生长多高，每一朵睡莲，都会悠然地漂浮在水面上。睡莲，通常有两种色彩：一种是红紫色，一种是白色。红紫色的睡莲，那份紫，很淡，是红中透出的紫。圣人有言曰：“恶紫之夺朱也。”睡莲的紫，却是不“夺朱”的，不仅不“夺朱”，反而更好地映衬了睡莲的红，增强了睡莲色彩的层次感、醇厚感。然则，我更喜欢的还是那种白色的睡莲。白色的睡莲，花瓣展开，瓣瓣如玉，莹莹的白，质厚而明净，素雅得不得了。一朵白色的睡莲，就是一位藐姑射山上的神女，“肌肤若冰雪，绰约如处子”。白色的睡莲都有金黄的花心，花心一簇，金黄，仿佛是文章的点睛之笔，顿然鲜活、生动，乃至于明艳。红黄相映，一朵白色的睡莲，简直就是一篇诱人的神话，有着一一种迷人的美丽和深厚。

凝望着水湾中的那一片片睡莲，常常让我痴醉，让我神迷。情不自禁，就浮想联翩，想到《诗经》中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的诗句，感觉每一朵睡莲，都目青睐，都含情脉脉。想到曹植《洛神赋》

中那些描绘洛神的美好句子，“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”“飘忽若神，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。

水清莲艳，每一朵睡莲，都是一位正在沐浴的神女。

又想到了法国印象派著名画家莫奈。莫奈，特别喜欢画睡莲，也画有多幅《睡莲》图。莫奈的“睡莲”，花色丰富，白色、红色、红紫色，甚至还有黄色的；最重要的是“花与水”的搭配，莫奈笔下的水，明净、渊深，现象的平静下，却仿佛潜流暗涌、回旋，整幅画面，呈现出极大的张力。大片的水面，泱泱无际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就是在这样的水面上，睡莲一簇簇、一片片，灿然开放、哗然开放，热烈、喧闹、夸张，给人以强烈的视觉享受。最重要的是，莫奈还画出了天空的倒影，或蓝天块块，或白云片片，倒影水中，有力地衬托出了水的渊深和清澈，同时也给画面增加了一份厚重之气。

与莫奈同时代的法国画商雷奈·詹伯尔，有一天去拜访莫奈，看到莫奈铺在地上的《睡莲》画，如此评价道：“水天相连，无始无终，予人以浩渺无人之感，仿佛置身干混沌初开之际，意境神妙而富有诗意，虽非写实，却耐人寻味。”诚然哉。

河湾，水中的第一株睡莲，从何而来？我不得而知。

但如今，我却看到了睡莲那连片的美，那芬芳的娇艳。莫非，它们就是从莫奈的“睡莲”中，逃逸而出的？

有着一一种自然的清新和本真，有着一份艺术的娟秀和典雅。

夏至蒜薹香

□书芸

小时候，每到夏初，正是缺乏鲜菜的时候。蒜薹，算是当季的时令菜。母亲将蒜薹抽回来，清洗干净，先不急着切断，而是抓一把蒜薹，将尾巴系在一起，一串串地挂在铁丝上，晾干水汽备用。

随后，母亲开始调制腌蒜薹的料汁。料汁配方非常简单：凉水煮开，按一斤蒜薹配一斤水，十斤水放八两盐，四斤蒜薹倒一袋白醋的比例就行。白醋要等水放凉再加进去，蒜薹、坛子、案板确保干净，不能沾水、沾油。

蒜薹晾干，掐去尾巴炒菜，剩下的母亲切成寸段，全部码进坛子，将晾好的料汁倒进去，淹没蒜薹即可。一周以后，蒜薹就变成浅黄色，母亲擦干勺子舀一些放进碟子，淋一些辣椒油，端上饭桌就算一道菜。

我最喜欢将热馍一掰两瓣，夹一筷子蒜薹放进去，嚼起来“嘎吱嘎吱”，又酸又脆，回味无穷。醋腌蒜薹没了绿莹莹的鲜嫩，却少了辛辣和冲鼻的蒜味，滋生出一丝丝的甜，让人越吃越想吃。好不容易有个改样菜，我巴不得每顿都吃，但是，母亲并不允许。

有一次，我偷偷溜进厨房，找个干净勺子舀出来一些，顾不上拿馍，先捏几根

放进嘴里解馋。正好被母亲撞见，她用爱怜的眼神看着我，叹口气说：“别一下都吃光了，还得给麦收留一些，到时候没时间做饭炒菜，就指望这些蒜薹呢！”

当时，农村日子很苦。这个时节，每家除了偶尔割一刀韭菜，炒个鸡蛋给孩子们解馋，只能地里薅一把野菜，回来凉拌或者拌玉米面蒸菜。每天不是自制的酱豆、酸菜，就是咸萝卜条，辣椒酱，连个像样的素菜都没有，荤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。

蒜薹一下来，母亲每年都腌一大坛。但是，却不允许顿顿吃。担心麦收时候不够吃，新蒜挖出来，母亲会给坛子加适量盐和醋，将蒜薹剥开、洗净，晾干放进坛子，等一周以后，蒜也入了味，变成透明色，吃起来酸咸脆爽。

麦收一到，一家人天不亮去地里干活，半晌饿了，坐到树荫底下，就着蒜薹、瓣蒜，吃几口馍，喝口水，就是一顿饭。没有现在的冰激凌、可乐，最多用行军壶、大铝壶，灌些劣质茶叶水，就是解渴佳品。太阳底下晒着，一家人汗流浹背，抢收十天半个月，才能将麦子装进麻袋扛回家。

于是，母亲可以腾出手做好吃的。

她到菜地割一大捆韭菜，鸡蛋也舍得多打几颗，泡些粉条，打算给又黑又瘦的男人，孩子们都补一补。韭菜盒子成了她的“拿手好戏”，切菜、拌馅、和面、擀皮、包馅、油炸，各道工序一气呵成。端一盘上桌，看着大家吃得满嘴冒油，母亲也拿个韭菜盒子，喝几口稀饭，吃口蒜薹，乐得眉开眼笑。

阳光倾城，夏日渐深，地里蔬菜日渐丰盛，腌蒜薹开始退出餐桌。我对它不再念念不忘，偶尔想起来吃一顿，只当佐餐小菜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腌蒜薹是农村人麦收的必备品，也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回味。

如今，每到蒜薹上市，很多人腌蒜薹都用酱油、盐渍，不是母亲的这种醋腌蒜薹。偶尔，我也会买几斤，按照母亲的配方腌渍，总觉得没有当年的那种味道。记忆里，母亲的醋腌蒜薹是最好吃的“人间美味”，现在想起来依然唇齿生香，那是母亲辛勤汗水和母爱的味道。

